

姓名：

班级：

日期：

崇祯五年十二月，余住西湖。

大雪三日，湖中人鸟声俱绝。

是日更定矣，余拏一小舟，拥毳衣炉火，独往湖心亭看雪。

雾凇沆砀，天与云与山与水，上下一白，

湖上影子，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、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

到亭上，有两人铺毡对坐，一童子烧酒炉正沸。

见余大喜曰：“湖中焉得更有此人！”拉余同饮。

余强饮三大白而别。

问其姓氏，是金陵人，客此。

及下船，舟子喃喃曰：“莫说相公痴，更有痴似相公者。”

崇祯五年十二月，我住在西湖边。

我尽力喝了三大杯酒，然后和他们道别。

问他们的姓氏，得知他们是金陵人，在此地客居。

大雪接连下了多日，湖中游人全无，连飞鸟的声音都消失了。

湖面上冰花一片弥漫，天与云与山与水，浑然一体，白茫茫一片。

这天初更时分，我撑着一叶小舟，裹着细毛皮衣，围着火炉，独自前往湖心亭看雪。

等到了下船的时候，船夫喃喃地说：“不要说相公您痴，还有像相公您一样痴的人啊！”

到了湖心亭上，看见有两人铺好毡子，相对而坐，一个童子正把酒炉里的酒烧得滚沸。

湖上的影子，只有一道长堤的痕迹，一点湖心亭的轮廓，和我的一叶小舟，舟中的两三粒人影罢了。

他们看见我，非常高兴地说：“想不到在湖中还会有您这样有闲情逸致的人！”于是拉着我一同饮酒。

chiaquaikow@smktar.2021